

主持人：欢迎您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我跟我们的老朋友杨宪宏先生，今天继续要跟净空和尚，我们的师父，一块来好好的谈一谈。从上一次我们谈到世界和平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一个人的本性，一个最基本的善念。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上一集的最后一段里面，师父特别提到回到自己的故乡成立一个文化中心，而且推动了一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一个我们现代人其实都已经忽略掉的，在我们传统社会里面，伦理，《弟子规》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然后做一个推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上一次节目中师父说，他本来预期二、三年才会有效果，结果在三个月左右，效果就整个显现出来了，所以给了师父很大的一个鼓舞。

那我们这边要再请教师父，我们从这个话题往下走，是不是就意味著，像《弟子规》这样一个很基本的东西，经过了我们的说，应该讲，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整个的五四运动、整个的文化向西方学习，都认为这个东西是老东西、旧东西、传统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会经过这么多年后再回头检视它，会发现到它依然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师父，我们从《弟子规》开始谈起，

《弟子规》里面所传达的讯息是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反而让我们大家发现到，它是一个回到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核心的概念？

净空老和尚：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它就是人性。所以我常说中国五千年重视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这个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三字经》的前面八句话。搞教育头一个就是要肯定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人性确

实是本善的，佛在这上面讲得非常透彻。所以「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性就是性善、本善，习是习惯，习惯就不善了。习性所谓是「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这个习性就是跟你的本性会愈来愈远、愈来愈拉远，所以教育理念就从这里兴起来的。为什么要教？「苟不教，性乃迁」，你要是不好好的教他，他这个习性跟本性的差距就愈来愈大，大到最后就没法子收拾，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看到整个社会是这种情形，没法子收拾。所以「教之道，贵以专」，这句话是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从二〇〇六年我们在巴黎办这个活动之后，把我们的教学成果展示出来，教科文组织总部给我们一个展览厅，做三天的展览。我参加这个活动只有两句话告诉联合国、告诉世人，第一句话就是宗教是可以团结的。这个我讲了很多、也讲了很久，要想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一定要从宗教著手，团结宗教著手，除这个之外，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第二我们汤池的实验，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换句话，人现在学坏也是你教坏的。你看现在给社会大众从老到少也是全民教育，男女老少一起学，学什么？都是在受电视教育、网路教育。那电视、网路内容都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从小到大都受这个教育，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不乱了，你教育失败了；它愈乱，就是你教育成功了。所以人是教得好的，人也是教得坏的，人没有善恶，那就看你怎么个教法。所以本性本善，我们肯定这个理念，这是真的。

我们从《弟子规》，这是儒家的根本，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家教的基础，《弟子规》这本书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家教的集大成，也等於说是家教里面共同需要学习的科目，所以这很难得。《感应篇》是道教的基础，道家的基础。《十善业》是佛家的基础。所以中国传统学术到汉以后都变成这三家，儒释道三家。这三家的根重要

，没有这三家的根，你纵然是尽毕生的力量去研究，可以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学者专家，就是我们今天讲道学、佛学、儒学，你可成为这些专家，你不是学道、不是学儒、不是学佛，儒释道真正的受用你得不到，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提倡这个，就是提倡真正去学儒，学儒就是学孔子、学孟子，孔颜之乐你真正能体会得到，落实在你自己身上。学道，道是《感应篇》，因果教育，佛的十善业是世出世间基础教育。

如果没有这个根，都变成了学术，就是儒学、道学、佛学，都变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社会。所以一定要真正，这是我在剑桥跟伦敦大学讲演的时候就提出来，因为他们汉学系的学生很难得，你看这外国人，这中国话讲得很好，古籍他们能看得懂，拿佛的《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孔孟，我很佩服。可是我最后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可以成为汉学家，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你们的一生一定还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间。大家就笑起来了。我说你不可能像我这样这么自在、像我这么快乐，为什么？我学的跟你们是相反的，你们是搞儒学，我是学儒，你们搞佛学，我是学佛，这两个字颠倒，意思就不同了。所以我跟他们讲的话虽然不多，给他们很大的启示。你真正学，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学儒就要学孔子、学孟子，学道就要学老庄，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人他们的宗趣、意趣，才能体会得到；否则的话你们拿这个当学问来研究，无济於事。

主持人：师父您刚刚提到两个问题，我很有兴趣再听您帮我们再解释一下。但是我在提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请教一下宪宏，就说一个是师父刚刚提到宗教必须要团结，从宗教团结著手，人类的和平、世界和平才有展望。第二个就是说人民是可以教育的，他从他自己在故乡所做的推动的实验看起来表示是成功的。可是我记得上一

集师父也提到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失败，在乡村自治教育运动的失败，可是他也是看到说他可以从人民的身上去教人民自治、教人民学习，然后慢慢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到处都够每个地方做起来，中国就自然而然不需要走共产主义路线、不需要走西方的路线，就走自己的路了。待会回来也要请教师父，那为什么您觉得您的试验可以成功，为什么其他过去很多人的尝试，都不见得能够，包括晏阳初先生，都没有做成功？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定的条件？

净空老和尚：有。

主持人：好，我待会再请教。宪宏，就刚刚你听到师父这样讲，你觉得宗教可不可能团结？因为宪宏在台湾他跟宗教界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自己也在推动。

杨宪宏先生：我自己是基督徒。

主持人：他自己是基督徒。我是讲你认为宗教有可能团结吗？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宗教之间反而分歧是非常大的。

杨宪宏先生：恐怕也非团结不可。其实刚刚师父提到梁漱溟先生，我对他一句话深刻印象，他只简单讲就是此时、此地、此人，就是这六个字。那要掌握此时、此地、此人就非合作不可，这个机会稍纵即逝。老实说人类的和平从一九四五年上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好不容易维持了六十年，我们勉强称之为和平。还有没有六十年？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要警惕，因为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或者是三百年的历史，或者是一百年历史，战争是何其容易就起来了。人心这个贪、瞋、痴、慢、疑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破坏，这个破坏力强到不可想像，非合作不可。

我想过去也请教师父，其实所有的宗教家、所有的包括儒释道，所有学儒的或者是儒学的也好，大家其实在某种程度不停的在沟通，不外乎就是实践。实践就是此时、此地、此人，要不要在这时

候当下就用力？其实是大挑战，要不要？这要勇气。尤其这佛家里头讲这种所谓「喜舍名为势至」，这个要很大勇气，大势至菩萨是非常勇猛的，没有勇猛的毅力不会有喜舍善行。这个勇猛毅力中间最重要是合作，破除所有、放下所有，合作。因为大家的目的到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平仁爱，没有和平如何仁爱？没有仁爱之心如何和平？这个其实是大哉问。今天师父提到梁漱溟先生我也是心有所感，因为在阅读所有经典的时候，的确感受到那个时代他的那个感慨。那个不只是学佛或是佛学人的感慨，那个是整个世代人、中国整个世代人的感慨，我想师父经过那个时代特有感受。请教师父，其实我们这样论断是不是有点武断？

净空老和尚：不会。梁先生那个时候做的，使我们想到，第一个他没有完全要求老师百分之百做到，另外一个他没有要求全民教育，他有特别对象，譬如讲要年轻人做。可是老一代人他的习气这么深，年轻人很难生起信心。让学生做，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会怀疑。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的条件，第一个老师百分之百做到，你不做到你不能教人。而且教人是要身教不是言教，要求要身教，你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人看，而不是讲给人听。

主持人：而不是背诵、讲课。

净空老和尚：不是，那个没用处，那个人家不会听你的，你做出来。第二个是全民，我们没有特殊对象，一起搞才能有效果，你要不是一起搞的话就很困难。所以成功就这两点，这两点做出来了，做出成绩出来。至於宗教团结，是我二〇〇五年我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他那个时候刚刚退下来两年，但對於世界的局势他非常关心，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

主持人：而且是个政治家，政治人物来问。

净空老和尚：非常严肃！我当时回答他说，如果你们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了，天下太平，和平就落实了。他说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党派跟党派，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这问题解决了。他听了皱眉头。我们停了几分钟，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确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棘手，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行，宗教能团结，它会影响政治，也会影响派系、影响族群。他听懂了。所以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信，就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一个世界和平论坛，在吉隆坡办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从这个地方提出来的。那我在新加坡，我是一九九九年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起来成为一家人，像兄弟姊妹一样，真正是和平的好榜样。我到联合国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把新加坡的宗教代表团带去，在联合国大会堂为全世界和平做祈祷。这些人手牵著手做和平祈祷，这是联合国头一次，从来没有过的。

主持人：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宗教的方式，大家可以手牵著手一起祈祷。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所以这是两桩大事情，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今年我就帮助澳洲，帮助澳洲团结宗教，澳洲大概有十个宗教的样子，包括土著可能有十一、二个。这次我们想到团结需要有理论依据，那就是每个宗教，你们的经典、你们的圣人、你们的神，怎样教信徒、教人民生活，教人民工作跟处事待人接物，我需要这些教条、这些文字。我说不要多，你们每一个教选一百句，就像《弟子规》一样选一百句，文字不要超过一千五百个字。十个宗教将来选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汇集成一本，翻成不同的国家文字做一本，我提供给澳洲，希望将来澳洲政府颁布，澳洲居民必读。我们信仰自己的宗教，了解譬如说佛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同时也读到基督

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各种宗教，这些东西大同小异。这些东西不是大同小异吗？这样我们宗教团结就有经典理论做依据，那就提升了一步。

主持人：我觉得师父讲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待会回来要再继续请教师父，为什么说它非常精彩？因为如果我们面对世界几个大的宗教，我们如果说它各自的历史怎么样、它的渊源如何、它的基本的教义是什么，大家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好大的题目。可是师父却反其道而行，要每个宗教拿出一百句可以传达这个宗教最简洁的义理，把它放在一个手册里面，你一比较也许就真的发现，其实每个宗教的基本精神都很像，其实它就等於是一个很好公民教育的课题。我都觉得这值得台湾的教育，高等教育或者是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可以来做这种实验，也就是说你要编一种宗教教材，就用这种方法可能是最简单的。待会回来我再请教师父，这个部分在澳洲推动后它效果好不好？如果在别的地方推动有没有可能？特别是对像师父刚才提到的伊斯兰教，它跟西方的基督教之间文明的冲突一直都是很强烈的，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来化解两个不同的宗教文明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些误解？马上回来。

主持人：有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看你怎么去实践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把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携手团结的话，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让不同宗教之间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同时也让不同宗教里面发展出来的文明，以及它的信众去了解别的宗教讲的一些基本的义理、教义，跟我们相信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其实经过一个简单的比较之后，很多的误解就会自然的化解，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教师父您在澳洲这样推动，第一个是效果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方式可以在别的国家，特别我刚提到像伊斯兰宗教，伊斯兰教跟西方文明这么强烈的一些恩恩怨怨，有办法透

过这个方式来突破吗？

净空老和尚：伊斯兰教是个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意思就是和平。我跟他们交往很多。南洋印尼是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国家的人口是二亿三千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就两亿人，马来西亚也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我跟他们交往很深，时间也很久，印尼回教大学还送我一个博士学位，能够合作。在十年前，一九九九年，我们在新加坡这个经验，逐渐来推广，印尼宗教团结了、马来西亚宗教团结了，现在澳洲的宗教也会团结起来，这是好事情，这对于这个地区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跟这些回教领导人、国家领导人有很好的友谊，我们都很了解，伊斯兰教里面所谓极端分子是很少数，并不是他们好战，不是这样子。现在是一般社会大众对他们缺乏了解，误解很深，这是要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从宗教团结，我这一次刚刚从印尼回来，印尼是回教这次召开的一个宗教和平会议，这是第二届。在大会里面我们见到一位纽约联合国一个组织，它这个组织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这个组织就叫做宗教和平。它底下也没有什么会有什么东西，可是加入这个组织有七十多个国家，七十二个国家。所以秘书长也是到处奔波做联系工作。他曾经找我三次，但是都没有缘分见面，不是我没有时间就是他又出了事情，所以这次正好在一起参加这个会议，非常欢喜，我们也谈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一个建议，我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能够把这四个国家，就是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跟澳洲，四个国家宗教代表组成一个团去访问全世界，去宣扬宗教团结、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一定非常有意义。人数多的话甚至可以包一架飞机，我们环球来旅游，因为这个活动是促成宗教团结最好的方式。因为宗教领导人大家都很忙，平常很少接触，纵然有个活动也不过是在一起吃吃饭、谈谈天，没有时间深入。如果旅行，



有十几二十几天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那个交流可不一样，才真正能够把内心的话、看法都能够提出来。

我曾经带过新加坡的访问团访问中国十六天，印尼的宗教访问团访问中国、访问埃及、访问梵谛冈，我都陪同他们去。这一次是马来西亚宗教团，它还以回教为主，回教代表就有五个，访问中国宗教，特别指定去访问维吾尔族，新疆，我也陪他们一同去。他们的感受很深。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告诉我宗教和平组织有七十二个国家，我说如果每一个国家能够有两个代表到三个代表，我们就可以包一架飞机环球旅游。他很有兴趣，他说这个事情他再来促成。我说有必要的时候明年能够在纽约联合国办一个大型活动，就是宗教和平、化解冲突以这个为主题来办一个活动。他们在联合国已经三十多年历史，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说你先去联系。我们也曾经跟联合国有过往来，他们也表示很欢迎。因为我们巴黎做得很成功，这他知道，所以他对我们有信心。因为大家现在都迫切希望和平，就是找不出方法，所以我们能提供这个理念，有可行的方法，没有不受欢迎的，这是一个好事情。

主持人：好，如果这件事情能够促成的话，在宗教和平的概念之下，您觉得还可以再往下推出什么样的一些和平的内容？

净空老和尚：那要办教育。这是我前年在联合国提出，我希望联合国能够办一个宗教大学，每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将来世界许多宗教都是同学，不同院系而已，都是同学。像这个宗教概论，所有宗教教义的精华都做为必修课，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教，其他宗教你都涉及、你都能够懂，这个样子宗教里面这些误会就化解了，矛盾冲突就不会发生。所以宗教大学、多元文化大学我总是想著这两个机构，这很有意义，这才叫做真正扎根，有了根了。所以基本的教义一定要大家共同学习。

杨宪宏先生：师父讲这一段，我想起了一九八〇年代，其实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危机，就是美苏两强互相用核子弹对峙，那时候对峙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从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史波尼克卫星以后就进入核子时代。我记得在一九八〇年代，当看到宗教组织发表了和平信，总觉得不晓得有没有用。可是后来我看戈巴契夫传跟雷根传，发现他们内心都受到振动，就是觉得原子弹这种东西、核子弹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你所信仰的神所要你做的事情。话就这么简单、就简单一句话，他没有要你去做这个事情，就这样。然后这一代要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去把你的宗教、你的信仰里头没有要你做的事情在你有权力的时候做。戈巴契夫特别伟大的地方在这里，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他是个天主教徒，和他的夫人一起，觉得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重大，今天既然落在他身上他担起来。

所以我们在一九八〇年代有把限武谈判，然后把核子战争的威胁，可以说是暂时拿开。可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所以现在师父谈到再一次的宗教和平的一个合作，其实非常必要。我不敢讲说战争迫在眉睫，可是你看这几天我们在台湾所感受，油价这样子一路飙涨，如此凶猛有如暴政，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那你看粮食，全球缺粮，这个也是，如果是佛家所讲的小三灾，那小三灾所有的条件齐备，很惊人。这一点，当然台湾最近好像表现得还不错，在过去八年以后走到今天，似乎看到了一些善念，我觉得那个善念变成是很多人的基本。可是那个善念还是要实践、还是真正要去做。师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不只是解决台湾自己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主持人：没错，所以顺著宪宏刚刚这段诠释，来追问请教师父，也就是说办教育是一条很大的路，可是中间有一个我们终究要去碰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跟政治人物来对话、怎么来跟政治领袖来

对话。比方说您刚刚提的马哈迪，我觉得也很讽刺，就是说您碰到他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可是他已经离开首相任期两年了。也就是当他在位子上的时候，他愿不愿来跟宗教做一个对话，跟宗教领袖来做个对话？他愿不愿意把宗教领袖给他的建议当成他的政策来推动？所以我想师父一定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人民做得再多、对教育做得再多，回过头来还是要碰到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对那些领袖们去对话？宪宏刚刚举得很好，用那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宗教界所做出来的努力的确可以打动当时世界两强领袖的内心里面，他自己会反省我所相信的宗教、信仰的宗教允许我这样做吗？还是它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是是两个有善念的领袖。所以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怎么去跟这些政治领袖们做对话说服他们？

净空老和尚：我们首先要相信宗教是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理念，第一理念就是要深信不疑「人性本善」。

主持人：人是可以教育的，即使他就是领袖，也可以被教育的。

净空老和尚：人是一定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理念。这是我跟许多这些大学校长、教授们谈到这个问题，如果学生不好把他开除了，学生没有过失，是我老师没有教导好，不是他的过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所以一定要自己做一个好样子。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真正的教育。行不通了，问题不在外面，决定在自己，你好好的反省，你好好的去检查，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改过来，问题解决了。对，不错。

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师父刚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那个人本身是可以教育的，即使他是一个顽劣的政治领袖，我还是要不断的相信。好，我们还有一段话我想刚刚宪宏替我们

点出来了，也就是说政治的部分随著宗教或者是大家对於宗教的问题的各种关注，有可能慢慢去感化这个政治人物，让他选择善念而非受一个恶念的驱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整个世界未来趋势所面对的压力，比方说高能源的年代，能源甚至石油枯竭的年代，大量消耗自然生态所带来的浩劫，不管是天灾还是看到地震海啸所带来的破坏力。所以我待会回来我想我跟宪宏还想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可测的年代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像佛教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宗教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待会回来请教师父。

主持人：就像我刚才请教师父的，也就是说很多政治的人跟人之间的纷争仇恨大概都可以透过教育去改变它。可是面对著我们现在，其实不分任何人，我想你不分任何的宗教、不分任何的国家、不分你是有钱人还是你是个是穷人，地球逐渐走向一个能源可能枯竭、生态可能浩劫这样的处境，我要请教您，我们站在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能做些什么？怎么样去号召人心去面对这样的未来的走向，而能够让这个地球变得比较美好？

净空老和尚：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教育确实能解决，但是问题真正学习宗教的人是愈来愈少了，譬如我们讲佛教，真正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教义的人太缺乏了。每一个宗教都缺乏像过去第一流的那种传教师，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前年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我就想到怎样帮助中国儒释道培养传承的人才。也很难得牛津大学他们的麦大维教授到香港来看我，希望我能够在剑桥办一个书院。英国大学它是书院制的，剑桥跟牛津差不多都好像有五十几个书院，所以他希望我在那边去办个大乘佛学。我很感激他，我说承蒙你的爱护能够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说但是我有困难。他说有什么困难？我说你们学校那些制度、那个框架加给我我就一筹莫

展，我做不了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办？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这个方式完全是继承中国老祖宗五千年的老办法。他说老办法是什么？老办法就是《三字经》前面八句，他是汉学家，我说你很熟悉。他说八句是哪八句？我一念他都懂。我说最重要的是「教之道，贵以专」，你们学校设立的多少种课程，必修的、选修的那么一大堆，杂了、乱了，我说那个搞什么？那是个知识。中国、东方的人他求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的，你搞知识那一套东西，智慧不行。智慧一定是戒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所以说中国这个东西传统，五千年的传统都是讲求「一门深入，长时薰修」，所谓是「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惟。

招生，我可能不会招大学毕业生，我们博士班不会找大学生。他说你招生条件是什么？我说招生条件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有道德的水平，也就是说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他真落实、他真做到了，这是什么？你有圣贤的基础，这品德。夫子讲教学四科第一个德行，你没有德行你培养他没用处，所以首先道德你有了基础。第二个条件是你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因为古籍东西都是文言文写的，我说我只要这两个条件行，他初中没有毕业都没有关系，我说我要这个条件。

那教学？教学一门深入。最重要的你这个人德行有了，然后你学一门，儒释道你只能学一门，不能学两门。譬如说学《论语》，你就专攻《论语》。期间多长？十年，十年就学这一部。他很惊讶，他说那你怎么教法？我说我哪有什么教法，我指定一些参考资料给他看，看了之后每天上课他讲给我听。我教他学，不是我讲给他听。你学了之后就提出报告，每天半个小时报告，你一天所学的做半个小时报告。像一部《论语》大概四个月就讲完了。讲完怎么办？讲第二遍，二遍讲完讲第三遍，我说一年讲三遍，十年讲三十遍

，他就变成孔子了。遍遍不可以用前面讲义，遍遍要写新的东西，他才有真正的。这样的学习，所以我跟他讲大概一般人三年到四年，在佛法讲他就得三昧了。三昧是什么？定下来了，心定下来了，五、六年他就开智慧了。智慧一开，他这一门通了，他能触类旁通，其他的都能贯通。我说惠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你看他一开悟之后，世出世间法样样都通，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都贯通了，没有障碍了。这是东方人教育的方法，跟你们那个不一样。所以你那个学校，我说你回去跟学校商量，如果能同意我这个办法，我不受约束的话，我很乐意到伦敦去办个书院。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师父刚刚点到一个问题，恐怕也是宪宏我们在台湾关心教育问题一直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障碍，也就是说你学院体制再怎么去规划，是可以教知识的，可是你到底要怎么教智慧？这真的是难！即使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学有宗教系了，也可以到宗教系去讲课，可是他讲的还是知识，还是知识。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恐怕是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自己去办书院、办学院，去开出他自己要的人。可是这里面也碰到一个困难，就像您刚刚讲的，愈来愈少的人愿意去认真的学习各个宗教的基本的教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去，应该讲说去诱导、或者去劝导、去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进来？而且投身进来后，像师父您讲的，容许我冒昧的请教，他这一部《论语》就要十年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以现在的人不管是短视近利的性格，还是说这个社会要求很多。比方我开玩笑讲，我跟宪宏我们可能学个一年、二年，别人就一天到晚要来跟你求智慧了，希望你给我们答案了。他也要耐得住，耐得住这十年漫长的时间苦读，对不对？所以要请教师父，您会希望怎么做？特别是您觉得现在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这样子一种教育的理念有办法来实现吗

？

净空老和尚：有办法。我们办一个书院，人不要多，十个人，人多了没有用，十个人当中出了一、二个孔子还得了！出了一、二个释迦就不得了！就是十个人。十个人采取什么？闭关，十年不下山，建一个小型的书院。譬如十个研究员，工作人员也十几个，也不会超过三十个人，过这个团体生活，封闭式的，闭关。现在跟从前不一样，现在独善其身同时可以兼善天下，我们的教室就是摄影棚，这么大的教室就够了。这十几个人在一块上课，天天在上课的时候同时播出去，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完全是透明的。

主持人：这是我们宪宏最鼓舞的就是数位年代的教育方式。

净空老和尚：对，是。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学位，但是有实力拿出来，到时候每个大学头一个就想把博士学位送给你，它有面子。所以这是十年之后，不但自己成就了，也带了一批好学生，那些好学生是在电视、在网路上学的。所以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有这个机缘的话就行。

主持人：其实老师这样提的这个是很先进的教育理念，透过一个数位的影像，媒体教育的年代。

杨宪宏先生：是在讲述一种专注力，是在讲述一种正信。其实正信最难，就是选择好你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最难。

净空老和尚：在我们想，中国十几亿人，找个十个、一百个人很容易找到，不是找不到。

主持人：好，待会回来我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还是要请教师父，待会在一个小结论里面当作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结论。就是说老师特别提到说你要两种人，第一种是品德，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界定？因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相信师父对我们的教育，现在教育碰到的难题，刚好是个难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界定、

怎么样去教、去选择一个人的道德教育？在台湾的话我们开玩笑讲，搞不好又出现道德教育补习班，去教这个学生怎么去背、怎么去考试。所以待会要请教师父给我们一个答案。

主持人：刚才为什么说在最后一小段时间里头我要请教师父这个问题，因为的确是个大问题。我刚才在广告中间空档的时候还跟师父半开玩笑的说，其实师父刚刚讲到那个刚好是讲到西方教育制度的一个盲点，因为它的制度一定有很多挑选方式，可是它的东西一定要很明确，才能知道你程度是什么。程度是可以鉴别的，可是你的智慧道德该怎么鉴别？可是反过来讲师父刚刚讲那个上课的方式，那个上课的方式又像是西方一个，尤其是英国制度里面非常好的博士班养成的教育制度。老师的目的就是给你丢东西、丢材料，你自己看，看了之后定期来跟我做报告，几年下来其实你的智慧就在增长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可是我这边要请教师父，您刚特别提到说两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我听到最清楚的，就是一直记得觉得要怎么突破它，就是要找那个品德、道德，有这个品德、道德的人。可是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师父要怎么去鉴定这样的人才有这个资格来学习，跟您长期的来学习？

净空老和尚：这个不能考试。

主持人：没错，一考试就是公民教育了。

净空老和尚：不能考试，这就像我们现在在汤池办的这个班，办的这个中心，中心推行的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在这里面选最优秀的老师，至少在这里教了三年，他的道德不但他能够理解，他真正能够做到。三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再徵求他愿不愿意，我们再努力十年。如果他愿意，我们就请他过来一起来学习，从这个地方挑选。所以有很多人来找我，听到我这个说法都来找我，好多人。我说你们先到汤池当三年老师，三年大家都看到了，都认为很好



的时候，由大家推荐来参加我们这个班。用这个方法，除这个方法之外，别无途径。

主持人：所以的确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动辄用考试、交报告，知识的形态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净空老和尚：要你真正，你看看你在路上遇到老人能不能像遇到自己父母亲一样？老人挑个担子，你能不能看到他马上接下来送他回家？这真做到！你对人，对每个人，是不是恭恭敬敬有九十度鞠躬礼？不要认为这是小事，这不是小事，诚於中则形於外。你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首一个学自己的谦卑，古今中外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谦卑的，对别人尊重，无论对什么人，即使是再下贱的人，他都是尊重的心，这是平等心。你看看本性本善，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你能够把一切众生都能像佛一样看待，那样尊重，从你内心里发出来，这是性德的流露，这是自然的，这不是勉强的。所以要从这个要练习，至少要三年。三年能够真正落实做到不改变，在古人说这是孝子，我们选学生培养要从这下手。

主持人：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谈的话，师父您心目中重视老师、重视身教、重视实践，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感觉起来您的理想中教育的园地很像是中国古代某种书院类型。

净空老和尚：是书院，没错，完全是书院。

主持人：就是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去实践，不断的去讨论智慧，从知识中转换成智慧。而且这不是纯粹书本的，还有生命的体验。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就是一部《论语》，你可以把它讲得非常丰富、非常圆满，因为在佛法讲一即一切，一部经可以包含一切经。不但包括你自己本身这些教育，甚至所有宗教都能够融会在

一起。所以我讲过《新旧约》，我讲过《古兰经》，我讲那个《玫瑰经》还有光碟在天主教流通。

主持人：他们一定也很好奇想知道师父您用什么方式来讲。所以反过来讲也一样，一个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也可以回过头来理解佛经里面的经典。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宗教之间对话就畅通。

净空老和尚：这都贯通的、贯通的。

主持人：但容许我最后一小段时间我要开宪宏一个玩笑，宪宏，师父刚讲到这个不就是教改，教改其实最想达到的、最该做的事、最想达到的目标，对不对？

杨宪宏先生：其实持之有恒，所谓的「守之不动，亿百千劫」，很重要，守住。不过那要先得正、正信，正信最难，这是一套教育的过程，然后一旦抓到重点就力行到底。

净空老和尚：所以大学里面讲的八目还是基础，头一个你能够把物欲放下。我们常常讲的，讲得这么多年，劝大家，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放下、贪瞋痴慢放下，你才能入门。如果这个东西要有，它就会障碍你。

杨宪宏先生：烦恼。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讨论，师父在这一小时里面点出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并不遥远，我们的教改要达到的目的，要给孩子展开大智慧的那个方向，说穿了难道不就是师父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一个很核心的某种理念吗？那如果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了解知识跟智慧之间是有区隔的，然后一个学校的教育制度跟书院式那种自由开阔的天地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对于教育、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

跟各位谈的仁爱和平讲堂，很高兴今天再次请到师父来跟我们做了刚才这一小时的讨论，也谢谢宪宏陪我一块来分享。谢谢师父，谢谢您的收看，谢谢。